

连横民众缔造历史思想述评

邓孔昭*

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以一部《台湾通史》和他的爱国思想,得到了人们的敬仰和纪念。多年来,人们对他的史学思想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民族史观和爱国主义等几个方面,而对他的朴素的唯物史观——民众缔造历史的思想却注意得很不够。民众缔造历史,是连横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充分了解这一思想,才有可能对他的史学成就作出更加全面的估量。

—

连横民众缔造历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汉族先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连横在《台湾通史》自序中宣称,此书旨在宣扬“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在全书各卷中,他更是以饱满的热情讴歌汉族先民在开发台湾历史过程中的丰功伟绩。如在“田赋志”中他说,“台湾为海上荒土,其田皆民之所自垦也,手耒耜,腰刀枪,以与生番猛兽相争逐,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能宏大其族,至今是赖。艰难缔造之功,亦良苦矣”^①。在“抚垦志”中他说,“清廷守陋,不知大势,越界之令,以时颁行。而我先民乃冒险而进,剪除荆棘,备尝辛苦,以辟田畴、成聚落,为子孙百年大计者,其功业岂可泯哉”^②。在谈到台北和新竹的开发时,他说,“夫以台北今日之富庶,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苟非我先民之缔造艰难,讵能一至于此”^③。“新竹固土番之地,势控北鄙,文物典章,灿然美备。迹其发扬,可以媲嘉义而抗彰化。然当二百数十年之前,犹是荒昧之域也。鹿豕所游,猿猴所宅,我先民入而启之,剪除其荆棘,驱其猿猴鹿豕,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赖。……前之所谓番地者,无往而不为汉人拓矣。经营缔造,以迄于今,是谁之力欤?语曰:作始也简,成功也巨。乌乎,可不念哉”^④。

除了将汉族先民作为一个整体进行颂扬之外,连横对那些在台湾土地开发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也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台湾通史》为拓殖人物立传计有八篇,共有三十余人入传。这些人物无疑都只具有“民”的身份,有的甚至被封建统治者污蔑为“海盗”。但连横决不因为他们出身低微而忽视他们的历史贡献,反而把这些根植于土地的草莽人物提高到历史功臣的地位。例如:

在谈到颜思齐时,他说:“台湾固海上荒岛,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姓,至于今是赖。故自开辟以来,我族我宗之衣食于兹者,不知其几何年,而史文零落,硕德无闻,余甚憾之。间尝陟高山,临深谷,揽怀古迹,凭吊兴亡,徘徊而不能去。又尝过诸罗之野,游三界之埔,田夫故老,往往道颜思齐之事,而墓门已圯,宿草萋焉。乌乎,是岂非手拓台湾之壮土也欤”^⑤。

在谈到彰化一带的开发时,他说:“汉人日进,拓地愈广,如杨志申、吴洛、施世榜等先后而至半线,辟土田,兴水利,以立彰化之规模,其功大矣”^⑥。

*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在谈到台东的开发时,他说,“台东天府之国也,平原万亩,可农可工,而森林之富,矿产之丰,匀为世人所称道。……然当荒昧之时,天气瘴毒,野兽猖獗,生番出没。而我先民如陈文、赖科、吴全辈,入其地,辟其土,利用其物产,勇往不屈,险阻备尝,用能以成今日之富庶,其功业岂可泯哉”^⑦

在谈到姜秀奎、周邦正时,他说,“新竹为北台沃壤,王世杰既垦之矣,而沿山一带,草莱未启,番害靡宁,地利之兴,犹有待也。姜、周二子,协力一心,前茅后劲,以张大版图,其功伟矣”^⑧。

在谈到宜兰的开发时,他说,“吾读姚莹、杨廷理所为书,其言蛤仔难之事详矣,而多吴沙开创之功。夫沙匹夫尔,奋其远大之志,率其坚忍之氓,以深入 狃榛荒秽之域,与天气战,与猛兽战,与野蛮战,勇往直进,不屈不挠,用能达其壮志,以张大国家之版图,是岂非一殖民家也哉。……夫蛤仔难番地尔,势控东北,负隅固险,得失之机,实系全局。使非沙有以启之,则长为豺狼之域矣,然则沙之功不更伟欤”^⑨。

从这些引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连横的著作里,那些筚路蓝缕、险阻备尝,不屈不挠的汉族先民有着十分崇高的地位。台湾的历史是千百万这样的拓垦者创造的,这就是连横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

(二)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连横在《台湾通史》凡例中说,“前人作史多详礼、乐、兵、刑,而于民生之丰啬,民德之隆污,每置缺如。夫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立国,故此书各志,自乡治以下尤多民事”。《台湾通史》一书,不仅随处可见连横对汉族先民开发台湾历史功绩的颂扬,而且对台湾民间的习俗、信仰以及一些“小人物”的事迹也记载得十分详细。更为可贵的是,连横对历史上人民群众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进行了大胆的翻案并给予热情的赞扬,这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是少见的。在《台湾通史》六十篇传记中,就有十一篇是专门为农民起义或“民变”领袖人物而写的,占总篇数的六分之一强。在“朱一贵”传中他说,“吾观旧志,每蔑延平大义,而以一贵为盗贼者矣。夫中国史家,原无定见,成则王而败则寇,汉高、唐太亦自幸尔,彼岂能贤于陈涉、李密哉?然则一贵特不幸尔。追翻前案,直笔昭彰,公道在人,千秋不泯”^⑩。在“吴球、刘却”传中,他说,“吴球、刘却以编户之细民,抱宗邦之隐痛,奋身而起,前手就屠,人笑其愚,我钦其勇”^⑪。在“郭光侯、施九缎”传中,他说,“光侯、九缎皆乡曲之细民,手无寸柄,而为义所迫,不顾利害。此则士大夫之所不敢为,而彼肯为之,何其烈也”^⑫。

连横当时虽然没有掌握阶级斗争的理论,但他对阶级压迫是引起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根源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总是把同情给予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一边。他在《台湾通史》“田赋志”中说,“乡曲猾豪,夺民之田,以殖私利,用其富厚,敖游官府,骄奢淫佚,势过王侯。而为之佃者,胼手胝足,水耨火耕,岁稔乃不获一饱。先畴自作,贷种于人,头会箕敛,从而剥之,贫富之等日差,贵贱之阶愈绝,而民怨郁矣”^⑬。这种“不平之气,郁于国中,而乱作矣”^⑭。在“林爽文”传中,他更加明确地指出,“夫台湾之变,非民自变也,盖有激之而变也。一贵之起,始于王珍之淫刑,继由周应龙之滥杀,从之者众,而祸乃不可收拾。若夫爽文固一方之豪也,力田致富,结会自全,乃以庄民之怨,起而诛残,喋血郊原,窜身荒谷,揣其心固有不忍人之心也。善乎郑兼才之言曰:‘林爽文之变,实激之使起’。则此后张丙之变、戴潮春之变,又孰非激之使起哉?而论者乃辄谓台人好乱,何其僭也”^⑮。

此外,《雅堂文集》中有“纪军大王”一文,其中说,“新竹沿山之地,辄有军大王庙。军大王者,无名之英雄也。先是我族既辟台湾,自南徂北,渐拓渐大。而新竹尚为番土,我族复经营之。

进及荒陬,手耒耜,腰刀枪,以与土蛮相争逐。其没于锋镝、陨于瘴疠、毙于魑蛇之毒者,前仆后继,用能抚而有之,以长育子姓。此则我族之武也。……在昔楚为荒服,若敖、蚡冒筭路蓝缕,以启山林,而楚为上国。吴亦东海之夷,泰伯、虞仲被以德化,而吴乃日进。夫吴、楚之得以抗衡诸夏者,岂泰伯、蚡冒一二人之力,而千万人之力也。我台之辟也亦犹是。而军大王者,乃不能与林圯、吴沙辈垂名史册、纪其功勋,以传诸国内,而独血食于穷乡僻壤之间。然则军大王者,固无名之英雄也,祀之宜”^⑩。这里,连横不仅把生前默默无闻,为台湾土地开发献身的“军大王”尊为无名英雄,而且还深刻地指出,当年楚发展为“上国”以及吴国的社会进步,并不是蚡冒、泰伯等一两个人的力量就可以办到的,而是千百万人的力量之所致,台湾的开发也是如此。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连横的民众是真正的英雄,民众缔造了历史的思想。

在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连横也不否认一些杰出的官方人物在台湾历史上的贡献。例如,他对郑成功、陈永华、沈葆楨、刘铭传等人也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些人物能够顺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而且善于集民众之力,作出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业绩。正象他看到泰伯、蚡冒的业绩包含千万人的创造力一样,连横也同样注意到,郑成功等杰出人物的业绩也是和无数军民的努力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追寻郑氏遗迹时,面对“平畴万亩”,曾经感慨地说,“苟非郑氏开创之功,则犹是豺狼之域”^⑪。他这里所说的“郑氏开创之功”,不仅包含了郑成功、陈永华等少数杰出人物的业绩,而且还包含了全体郑氏军民的勋劳。例如,他在谈到林圯埔的开发时,不仅记载了林圯率众“斩荆棘、逐豺狼,经营惨淡,未尝一日安处”,乃至“身死众亡”的壮烈事迹,而且还记载了林圯死后,他的“党徒继进,前茅后劲,再接再厉”^⑫,锲而不舍的奋斗。以此说明“郑氏的开创之功”是由无数军民的共同努力所成就的。

二

连横的上述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当接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是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劳动者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的一切活动的基础”^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⑭。在台湾的社会发展史上,早期的土地开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从事早期土地开发的劳动者和组织者在台湾从“荒土”变“沃壤”、“野蛮”变“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无疑起到了开创的作用。连横肯定并高度评价这种作用,说明他的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共通的。

但是,根据现有的资料,连横似乎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的这一思想的形成,自有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中国古代产生很早,《尚书·五子之歌》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春秋谷梁传》中又说,“民者君之本也”。春秋战国时期,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对“民本”思想均有精辟的阐述。如管子的“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韩诗外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篇》);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等。“民本”思想是一种以民众为社会的主体和把民众作为施政基础及衡量标准的政治伦理学说,用在历史的解释上,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连横对“民本”思想是十分赞赏的,他的著作中有不少直接体现“民本”思想的内容。如,“国以民为本,无民何以立国”^⑮。“国者民之国也,与民治之。是故管仲相齐,作内政而寄军令,商君用秦,立保甲以厉耕战,故能有胜于天下”^⑯。“夫国以民为本,富则国富,贫则国贫”^⑰。“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是故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则

农业重矣。……夫国之所恃者民尔，民之所重者农尔。故正其经界，薄其赋敛，平其轻重，勉其勤劳，使民得尽力于田畴，而不有所夺，此其所以强也”^{②4}。更为重要的是，连横把“民本”思想融进了对历史的观察和解释之中，因此，在他的著作里，民众自然成了台湾社会和历史的主体。

(二)对台湾历史上大多数的统治者没有好感。台湾先后两次遭受过异族的统治，荷兰殖民者和日本殖民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给台湾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作为一个爱国史学家，连横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统治者是十分痛恨的。他在揭露荷兰人的统治时曾说，“荷人之有台湾也，肆其横暴，剪食我土地，侮虐我人民，剥夺我权利，而世之论者曰，是殖民之策也。乌乎痛哉”^{②5}。对于日人的统治，连横则以实际行动进行斗争。他的一生致力纂修台湾历史、整理台湾文献、研究台湾语言，无一不是对日本殖民统治者企图泯灭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所进行的最直接的反抗。同时，连横又是一个汉民族意识十分浓厚的史学家，具有强烈的排满思想。他对清廷在台湾的统治，同样采取了蔑视和不承认的态度。他称台湾归清为“亡国”，恨施琅覆台之后，“台无申胥，不能为复楚之举”^{②6}。而且，对于清朝官吏修撰的大量颂扬清廷“德政”的台湾旧方志视而不见，声称“台湾无史”^{②7}。这些都说明，他对清朝统治者也是十分反感的。在台湾历代的统治者中，连横唯有对郑氏在台湾的统治采取了认同和肯定的态度。然而，郑氏在台湾的统治只有二十二年，在台湾的历史上只是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对台湾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的统治者，连横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对统治者不满，必然会把更多的同情给予被统治者。连横对民众的同情和颂扬，和他的旗帜鲜明的民族史观有很大的关系。

(三)对民间有较深入的接触和了解。连横1878年出生在台湾府治(今台南市)宁南坊马兵营的一个商人家庭。尽管少年时除“读书养花之外，不知有所谓忧患者”^{②8}，但一进入青年时期，即惨遭家国大变。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他的父亲也在这一年的8月去世。没过几年，他的“附城而居，境绝幽静”^{②9}的故居因殖民当局修建台南法院宿舍而遭强买。“余家被毁，而余亦飘泊四方，不复有故里钓游之乐”^{③0}。飘泊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台湾各地的民众。而从1899年任《台澎日报》汉文部主笔开始，连横断断续续在报界服务了二十余年，这样的职业也有利于他接触各色各样的民众。另外，连横性喜游历，他曾说“古人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人生一大快事。余素既好书，又好游，虽所读不谏已达万卷，而所行则已过万里矣”^{③1}。他的行踪不但遍及台湾全岛，而且远达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丰富的游历生活，也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接触的人物更加广泛。他不但从民间搜集到了许多野史资料，而且还从田夫故老的口中听到不少史书未载的故事。他曾说“台湾开辟未久，故事颇多，余撰《台湾通史》，极力搜罗，以成此书”^{③2}。对民间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使他对民众创造生活、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这也是他的民众缔造历史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然，连横民众缔造历史的思想也有它的局限性。在他的著作中，缔造历史的“民众”指的主要是汉族先民，没有包括台湾的土著族民众，有些地方甚至还把土著族民众作为汉族民众的对立面。他在《台湾通史》“抚垦志”中说，“台湾固土番之地，我先民入而拓之，以长育子性，至于今是赖。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人民之所筹谋，莫不以理番为务。夫台湾之番，非有戎狄之狡也；浑沌、狌榛，非有先王之教也；岩居谷处，非有城廓之守也；射飞逐走，非有炮火之利也；南北隔绝，互相吞噬，非有节制之师也。故其负嵎跋扈，则移兵以讨之；望风来归，则施政以辑之。此固理番之策也。……夫台湾之番，非可羈縻而已也，得其地可以耕，得其人可以用。天然之利，取之无穷，而人治之效，乃可以启其奥”。在谈到林圯埔的开发时，他说，“而昔日跋扈之番，竟降伏于我族之下。日月也由我而光明，山川也由我而亭毒，草木也由我而发扬”^{③3}。可见，

在连横的眼中,土著族民众和汉族先民的地位并不相同。

毋庸讳言,和汉民族相比,台湾的土著民族处在比较落后的发展阶段。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由于利益的关系,土著族民众和汉族人民之间也有过一些冲突。但是,也应当看到,是土著族民众最先创造了台湾的历史(尽管有关这种历史的文字记载较少)。并且,在汉族人民大量移居台湾之后,在台湾土地开发的过程中,土著族民众与汉族民众之间不但有斗争,而且也有合作。清朝道光年间担任北路理番同知的史密曾经说过“台湾之番与别省异,献图开辟,不自今始。全台无地非番,一府数县皆自生番献纳而来。由诸罗而彰化,由彰化而淡水,纳土开疆,开垦以来四十余年,亦未闻番害”^①。台湾早期开发的土地,也大多都是汉人向土著族承租而来的。土著族民众对台湾的开发也有很大的贡献,这点不容忽视。连横在高度评价汉族先民的同时,未给予土著族民众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是其民众缔造历史的思想还不够完善的地方。

尽管如此,连横民众缔造历史的思想仍是十分可贵的。在七十多年之前,他能够充分肯定汉族先民开发台湾的历史功绩,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已为同时代乃至后来的许多史学家所不及。

注释:

①③④连横《台湾通史》卷八,田赋志。

②⑥⑧同上,卷十五,抚垦志。

③同上,卷三十一,林成祖、胡焯猷、张必荣、郭元汾。

④同上,王世杰。

⑤同上,卷二十九,颜思齐、郑芝龙。

⑦同上,卷三十一,台东拓殖。

⑧同上,卷三十二,姜秀奎、周邦正。

⑨同上,吴沙。

⑩⑪同上,卷三十。

⑫同上,卷三十二,郭光侯、施九緞。

⑬同上,卷三十一,林爽文。

⑭连横《雅堂文集》卷二,纪军大王。

⑰⑱⑲《台湾通史》卷二十九,林圯、林凤。

⑳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338—339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4月版。

㉑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1031页。

㉒《台湾通史》凡例。

㉓同上,卷七,户役志。

㉔㉕同上,卷十七,关征志。

㉖同上,卷二十七,农业志。

㉗同上,卷三十,施琅。

㉘《台湾通史》自序。

㉙㉚《雅堂文集》卷二,过故居记。

㉛同上,卷一,宁南诗草自序二。

㉜连横《大陆游记》卷一,转引自郑喜夫《民国连雅堂先生横年谱》76页。

㉝连横《雅言》四八。

(责任编辑 杨立宪)